

一 公孙杵臼 程婴、

节录史记 赵世家第十三

此为公元前五九九年至五七九年间之事

晋景公时而赵盾卒。谥^①为宣孟。子朔嗣。……

朔娶晋成公姊为夫人。……

大夫屠岸贾欲诛赵氏。……

韩厥告赵朔，趣亡。朔不肯，曰：“子必不绝赵祀，朔死不恨。”韩厥许诺，称疾不出。

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^②，杀赵朔、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，皆灭其族。

赵朔妻成公姊，有遗腹，走公宫匿。赵朔客曰公孙杵臼，杵臼谓朔友人程婴曰：“胡不死？”程婴曰：“朔之妇有遗腹，若幸而男，吾奉之；即女也，吾徐死耳！”居无何，而朔妇免身生男。

屠岸贾闻之，索于宫中。夫人置儿絝^③中，祝曰：“赵宗灭乎？若号！即不灭，若无声！”及索儿，竟无声。已脱。程婴谓公孙杵臼曰：“今一索不得，后必且复索之，奈何？”公孙杵臼曰：“立孤与死，孰难？”程婴曰：“死易，立孤难耳！”公孙杵臼曰：“赵氏先君遇子厚，子强为其难者；吾为其易者，请先死！”

① 谥，是人死后另换一个名号，表明他生前的美德。

② 下宫，是地名，大约是赵氏住家的地方。

③ 絝字是袴字的古体，裤字又是袴字的俗写。

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负之，衣以文葆^①匿山中。程婴出，谬谓诸将军曰：“婴不肖，不能立赵孤；谁能与我千金，吾告赵氏孤处。”诸将皆喜，许之。

发师随程婴攻公孙杵臼。杵臼谬曰：“小人哉程婴！昔下宫之难，不能死，与我谋匿赵氏孤儿。今又卖我，纵不能立，而忍卖之乎？”抱儿呼曰：“天乎！天乎！赵氏孤儿何罪？请活之！独杀杵臼可也。”诸将不许，遂杀杵臼与孤儿。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，皆喜。

然赵氏真孤乃反在，程婴卒与俱匿山中，居十五年。

晋景公疾，卜之，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^②。景公问韩厥。厥知赵孤在，乃曰：“大业之后在晋绝祀者，其赵氏乎？”……

景公问：“赵尚有后子孙乎？”韩厥具以实告。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，召而匿之宫中。诸将入问疾；景公因韩厥之众，以胁诸将而见赵孤，赵孤名曰武。诸将不得已，乃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屠岸贾为之，矫以君命，并命群臣。非然，孰敢作难？微君之疾，群臣固且请立赵后；今君有命，群臣之愿也。”

于是召赵武、程婴，遍拜诸将，遂反与程婴、赵武攻屠岸贾，灭其族。复与赵武田邑如故。

及赵武冠^③为成人，程婴乃辞诸大夫，谓赵武曰：“昔下宫之难，皆能死，我非不能死，我思立赵氏之后。今赵武既

① 文葆，绣花的包被

② 古人迷信很深，有病就疑有鬼；卜，就是探问鬼的情形

③ 为祟，是指有鬼在暗中作弄。

④ 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，要举行加冠之礼，表示已经成人，与童子不

立，为成人，复故位，我将下报赵宣孟与公孙杵臼。”赵武啼泣，顿首，固请曰：“武愿若筋骨以报子至死，而子忍去我死乎？”程婴曰：“不可！彼以我为能成事，故先我死；今我不报，是以我事为不成。”遂自杀。

晋国君景公继位之后，大臣赵盾亡故。国君给他身后一个美名，称做宣孟。他儿子名朔，承袭了他的职位。

晋，是春秋时代的国名，国都在现今山西省太原、曲沃等县地方。

赵盾，是晋国的大臣，晋君灵公很忌他。后来灵公被杀，叔父成公接了位，不久又死了。景公是成公的儿子。

赵朔所娶的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。

晋国有个权臣，官拜大夫，姓屠岸，名贾，常常想要诛灭赵氏。

屠岸贾是灵公的宠臣和赵盾不和。说灵公被杀是他的主张；所以要和他为难。

晋国的世家，赵氏之外，还有韩氏。那时韩氏在朝的是韩厥，他知道屠岸贾的奸谋，便去告知赵朔，劝他逃往他方。赵朔不以为然，对韩厥道：“我相信你一定能使我赵氏的香火，不至断绝，我在九泉之下，也没有什么遗憾了！”

韩厥一口担承，回家后，就此托病，杜门不出。

屠岸贾十分专横，并不禀明国君，迳自会同诸将，带了兵队，到下宫地方，攻打赵氏。赵氏抵御不住，赵朔首先被害，还有赵同、赵括、赵婴齐等辈，也一同殉了难。赵氏几乎全家灭亡。

（史记·考证）说，赵同、赵括不是在这时候死的，很疑太史公笔下错误；但是我们引用《史记》，只能照着他说。

赵朔夫人，是前君成公的阿姊，怀孕在身，从家中逃难出来，躲到宫内。赵朔有个门客，姓公孙，名杵臼；他的同事

程婴，和赵朔更是深交。

出了事后，两下见面，公孙杵臼问道：“这不是我们应该死的时候么？还等什么！”

程婴道：“赵夫人有孕在身；他家运好，生的是男，我预备替他效力；若是女呢，我也不恋着这世界了！”没有好久，赵夫人果然生下一个男孩。

屠岸贾得信，就传令要到国君宫内搜查。赵夫人手忙脚乱，急得将他的孩儿，藏在裤内，默默的祝祷道：“赵氏真要灭门，只得听你哭了；若还不至于此，你就不要作声！”后来搜查的人到来，居然十分安静。

这总算逃过了。程婴觉得不妥，找着公孙杵臼，和他商议道：“这一次搜查，幸而无事，倘若两次三次，接连起来，如何是好？”

公孙杵臼道：“抚孤成立和舍生就义两件事，哪一件比较难些？”

程婴道：“死是容易的；这孤儿要他成人，却是很难！”

公孙杵臼道：“宣孟公在世时，待你很好，这件难的，请你担承；我就拣那容易的做罢；我先告辞了。”

二人定下密计，先向别处觅到一个初生的婴孩，公孙杵臼把他背在身上，外面罩上一条很华丽的小被，去躲在山里。

程婴假装着到屠岸贾的军部去告密，见了诸将道：“我是不中用的人，不会替赵氏做那抚孤的事情；哪个给我千金，我便将那小孩的住处奉告。”诸将听了，个个都十分高兴，立刻答应了他。

随即点齐兵队，就叫程婴带路，进入山口，曲曲折折，居然找着公孙杵臼。

公孙杵臼一见，便假意大骂道：“程婴啊！你真是个小人！当日赵氏遭难。你只顾自己逃生；后来和我商量，要保全赵

氏的骨肉，我也很相信你；想不到你竟拿我出卖。这小小的孩儿，就算不能扶助他，你也忍心卖他么？”

双手抱着那婴儿喊道：“皇天啊！皇天啊！可怜这刚出世的孩儿，有什么罪孽？我情愿替他；请诸位留他一条命罢！”再三哀求，诸将只当没有听见，一声号令，老的幼的，同时毕命。诸将心中，都以为赵家血脉，真个从此断绝。收了兵队，一路欢呼而去。

哪知道赵氏真正的孤儿，还在人间。程婴终究带了他逃走，躲在深山之中，不知不觉，一直到他十五岁了。

晋国君景公忽然得了一场大病，派人去卜问得病的原由。卜出卦来，说是晋国有过大功业的亡人，不能称意，在暗中作弄。景公信以为真，恰好问到韩厥。

他是知道赵氏孤儿的踪迹的，便说道：“晋国从前有过大功业，现在没有人祭享的，恐怕只有赵氏吧！”

景公问道：“赵氏还有后裔么？”

韩厥趁势，将实在情形陈说一番；景公也觉得很对不起赵家，就和他定计，将那孤儿立为赵氏之后，私下找他回来，养在宫内。

有一天，诸将要进宫问病。景公得信，暗中叫韩厥埋伏下许多人。诸将到来，景公仗着韩厥的声势，镇压着诸将；一面叫赵氏孤儿出来，宣布他的名字是武，是赵氏遗下真正的孤儿。

诸将无可奈何，只得同声启奏道：“以前下宫之事，都是屠岸贾一人所做的。他假传君命，强迫着众臣依从。要不是他，哪个敢闯这大祸？就是国君没有因病卜出的卦象，臣等本来也要请替赵氏立后；国君既然吩咐，臣等无不遵从。”

景公听罢，就唤赵武、程婴过来，见过诸将，一一行礼。当下派他二人，随同诸将，带了兵队，前去屠岸贾家，将他拿

下，合门处死。同时将以前充了公的赵氏受封的田邑，发还给赵武；一切恢复原状。

过了几年，赵武已经及岁，举行冠礼。

事毕，程婴立起来，和赵氏众家臣作别；又对赵武说道：“以前奸臣作乱，围困下宫，我们主公殉了难，同事死的也很多，我那时不是贪生，不过要想保存赵氏的一脉现在赵武奉了国君之命，立为赵氏之后，年纪已经长成，又复了原来的职位，我要到地下报与宣孟公和故人公孙杵臼知道。”赵武闻言大哭，跪在地上磕头，再三求他道：“我赵武预备尽我一生的精力，有一日，报答你一日，你怎忍撇下了我去寻死呢？”

程婴道：“我不能奉命了！公孙先生把你交付于我，他信得过我，必能成功，很放心的先我而死；现在我不去报知他，他一定疑心我这事做不成，如何对得起他呢？”

正在难分难解之际，猝不及防，他竟拔刀自杀，一道英魂，渺渺茫茫，和公孙杵臼相见去了。

批 评

赵朔死后，屠岸贾的权势，越发浩大，若没有公孙杵臼、程婴二人，赵氏的遗腹子，一定是不能保全的。

即或他二人尽心竭力，去保护这孩子，屠岸贾老奸巨猾，无论怎样的躲避，总逃不出他的手掌，结果也是同归于尽。

单单找一个小孩做替身，去献给屠岸贾，他哪里会相信！拿自己的性命去陪那小孩，做得十分像，或者可以瞒得过。但是他二人谁先死，这又是一个问题。

程婴说：“死易立孤难。”立孤固然是很难，但是死之一字，也谈何容易。

公孙杵臼肯陪着这假遗腹子去死，这等壮烈的举动，岂

是寻常人所能做得到的呢？

程婴担任立孤，后来赵武成人。这件难事，总算成功，可以对得住赵氏父子，也可以对得住公孙杵臼了。然而这是寻常人的思想，不是英雄的自命

程婴临死，说是要到地下去报知他的故主和老友，这不过是一种托词；其实是表明对朋友没有丝毫取巧的意思。

公孙杵臼的死，是死于忠；程婴的死，是死于信。

二 伍 尚

节录左传 昭公二十年

此为公元前五二二年间之事

费无极言于楚子曰：“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。”

王执伍奢

无极曰：“奢之子材，若在吴，必忧楚国；盍以免其父召之？彼仁，必来。不然，将为患。”王使人召之曰：“来！吾免而父！”

棠君尚谓其弟员曰：“尔适吴，我将归死。吾知不逮；我能死，尔能报。闻免父之命，不可以莫之奔也。亲戚为戮，不可以莫之报也。奔死免父，孝也；度功而行，仁也；择任而往，知也；知死不避，勇也。父不可弃，名不可废。尔其勉之！相从为愈！”

伍尚归。奢闻员不来，曰：“楚君大夫，其盱食乎！”^① 楚人皆杀之。

楚国的奸臣费无极，一天对他国王说道：“太子和伍奢谋反，不久要在方城之外举事了。”

楚，是春秋时代的国名，国都在现今湖北省江陵县地方。那时楚国国君是平王，他的太子名建。平王用伍奢做太傅，费无极做少傅，去教导太子。伍奢为人很正派，忠于太子；费无极却和他相反，常常要说太子的坏话。

国王听了他的话，就把伍奢拘禁起来。

^① 盱食 晚饭。言楚国从此多难，君臣忙迫，连吃饭也要晚了。

费无极还不肯罢休，又向国王说道：“伍奢的两个孩儿，都很能干，倘若到了吴国去，我们一定不得安宁。莫若趁此机会，藉释放他们父亲的罪为名，叫他们回来。他们心地很好，必定肯听的。若不是这样办，免不掉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大害。”楚王听罢，就派人传知伍氏两儿道：“快快回来！我赦免你们父亲的罪！”

吴 也是春秋时代的国名 在现今江苏安徽两省境内 接连楚国。

那时伍奢的长子伍尚，正做着棠邑大夫。

他接见了来使后，便去劝他兄弟伍员道：“你快到吴国去，我情愿回去一死。我的聪明，赶不上你；我去送命，你来报仇。国王既然说子能回朝，父可免罪；我们怎么可以不去？全家骨肉，平白地被人杀害；我们怎么可以不报？做人有几种美德：第一是孝，第二是仁，第三是智，第四是勇。什么是孝？拼却性命去保着老父的安全，这便是；什么是仁？估量着有成效的去做，这便是；什么是智？挑选着担当得起的直前不辞，这便是；什么是勇？明晓得没有生路的也不退缩，这便是。倘若我们一同逃避，岂不是将老父遗弃？这是不可以的；倘若我们一同回去送死，岂不是将伍氏的声名，从此消灭？这也是不可以的。你前程远大，好好努力！比较大家同归于尽，好得多了！”

棠 是楚国的地名 在现今江苏省六合县 当时和吴国很近。伍员就是伍子胥 后来逃往吴国 走到昭关 几乎被追兵赶上 幸亏有只渔船渡他过江 才得脱身。到了吴国 吴王阖庐接位之后 很重用他。他力劝吴王兴兵伐楚 打得楚国一败涂地 报了父兄之仇。

伍尚说罢，和他兄弟分手，回到楚国。

伍奢在监牢里，听见他的第二个儿子没有回来，叹息道：“楚国的君王和他的臣下，恐怕有一天饭都吃不下了！”

不久，父子二人，同时被楚王杀害。

批 评

史记伍子胥传里，本来说楚国的使者到来，伍子胥劝他哥哥一同逃走，不要回去；但是伍尚不肯赞成。

我以为伍尚返回楚国，有两层意思——

第一层：他知道他回去，他父子俩都不能活的；但是不回去，楚王可以反过来说：“是你们不回来，我所以杀他的。”岂不是背了不孝之名？孝字是人生的美德，他所以一定要保存着。

第二层：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及子胥，所以将报仇的责任，加在他弟弟身上，自己一死，更可以激发子胥报仇的志愿。

伍子胥后来果然藉了吴国兵力，报了父兄之仇。据此看来，伍尚为人，对他的父能够尽子道，对他的弟弟能够尽兄道；他的人格，可算得圆满无缺。

三 子 路

节录左传 哀公十五年

此为公元前四八〇年间之事

卫孔圉取太子蒯聩之姊，生愷。

孔氏之竖浑良夫，……与太子入，舍于孔氏之外圃。昏，二人蒙衣而乘，……如孔氏，……遂入，适伯姬氏。

既食，孔伯姬杖戈而先；太子与五人介^①，舆猋廐^②从之。

迫孔愷于厕，强盟之，遂劫以登台。

来宁……闻乱，使告季子。召获驾乘车，奉卫侯辄来奔。

季子将入；遇子羔将出，曰：“门已闭矣！”季子曰：“吾姑至焉。”子羔曰：“弗及，不践其难。”季子曰：“食焉，不避其难。”

子羔遂出。子路入，及门，公孙敢门焉^⑤曰：“无入为也！”季子曰：“是公孙也！求利焉而逃其难。由不然；利其禄，必救其患。”

有使者出，乃入，曰：“太子焉用孔愷！虽杀之，必或继之^⑥。”且曰：“太子无勇；若燔台，半，必舍孔叔。”

介，被甲。

猋，公猪。古人结盟立誓，要用牲口的血。对于孔愷，太子有许多要挟，所以带着一口猪，预备沥血之用。

弗及，言政权不归己有。

言食孔氏禄，所以不能躲避孔氏的祸难。

守门之意。

⑥ 言必定有人接着孔愷去攻太子。

太子闻之，惧，下石乞、孟廛，敌子路；以戈击之，断纓。子路曰：“君子死，冠不免。”结纓而死。

孔子闻卫乱，曰：“柴也其来，由也死矣！”

卫国的大臣孔圉，他的夫人，是太子蒯聩的阿姊，生了一子，取名曰悝。

卫是春秋时国名 国都在现今河南省滑县淇县地方。

孔氏的家僮浑良夫，一天引着太子，到孔氏的外花园住下。到了掌灯时候，他二人穿了妇人的衣服，坐着小车，混进孔家去，一直到了孔老夫人伯姬的内室。

伯姬就是卫太子的阿姊孔悝的母亲。那时太子逃亡在外 他的儿子名辄 正做着卫国的君主 号称出公 太子串通他阿姊 要想夺回君位 故由外方私下回来 其中通线索的 就是浑良夫。

吃过晚饭后，这位孔老夫人手执长戈，首先领导；太子和他随从的，一共五位，都穿上盔甲，推着小车，装了一口猪，在后面跟着走

到处寻孔悝不着，后来在茅厕里撞见，抓了出来，勒逼他一切允许，两方定下了约文；随即押着他上了一座高台。

那时孔悝执掌卫国朝政 所以太子和孔悝的母亲要先逼他允从。

孔氏的总管栾宁，听到有乱事，就派人去通知子路。当时有位召大夫，知道不妙，预备好车子，即刻带了旧君出公，逃到鲁国。

季子就是子路 姓仲 名由 是孔门的弟子 那时正在卫国 做着孔悝受封的都邑的地方官。

子路接着栾宁的报告，登时动身，赶到卫国都城去；正在路上，遇着他的同学子羔，刚从城里逃难出来。

(1) 帽带紧结，死仆地而不使帽落地。

子羔喊道：“城门已经关闭，不要去了！”

子路道：“我到那里再看。”

子羔道：“手下没有政权，何必冒这大险。”

子路道：“食人之禄，遇着危急，应该替他担当。”

子羔，姓高，名柴；也是孔门的弟子。

二人说罢，各自分路而行。子路走到城边，守门将官一员，正是公孙敢。

一见子路，出来挡住道：“不要再进去了！”

子路道：“你是公孙将军啊！平时受人的好处，祸事一到，便自躲开。我仲由不是这样的人；我得他的俸禄，一定要救他的危难。”

正说话间，城门开了，有一位使者出来，子路乘机进去，赶到台前，望着太子，说道：“请太子不必扣留孔悝！就是太子杀了他，也还有人跟着要起来的。”

说罢，等了一会，又说道：“我闻得太子很胆怯；倘若在台下放火，烧到一半，一定会将孔叔释放下来。”

子路言下之意 就是孔悝被杀 他自己也是要追随孔悝 攻击太子。

太子闻言，着实害怕，当下派了两员勇将，一是石乞，一是孟黶，走下台来，和子路对仗。两人都使得一手很好的平头戟，左右夹攻，竟把子路的帽襻砍断。子路道：“君子身可杀，冠不可落地。”随手将帽襻挽上，力战而亡。

那时孔子住在鲁国，闻得卫邦内乱，太息说道：“柴呢！恐怕会回来！由呢！一定要殉难了！”

批 评

卫太子偷偷摸摸的回国，要抢夺君位，举动很不光明正大：子路是很刚直的人，如何能看得过！“利其禄必救其患”

这句话，是做人一定的道理。子路正食孔悝之禄，孔悝受太子的逼迫，无法脱身，子路所以要去救他

子羔劝他，公孙敢又阻他，他都不听；这正是子路的见义勇为。

结缨而死，何等从容不迫！

四 豫 让

录史记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

此为公元前四五三年至四二五年间之事

豫让者，晋人也，故尝事范、中行氏，而无所知名；去而事智伯，智伯甚尊宠之。

及智伯伐赵襄子，赵襄子与韩、魏合谋，灭智伯；灭智伯之后，而三分其地。

赵襄子最怨智伯，漆其头以为饮器。

豫让遁逃山中，曰：“嗟乎！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说己者容。今智伯知我，我必为报仇而死，以报智伯，则吾魂魄无愧矣。”

乃变名姓为刑人，入宫，涂厕。中挟匕首，欲以刺襄子。

襄子如厕，心动，执问涂厕之刑人，则豫让。内持刀兵，曰：“欲为智伯报仇。”

左右欲诛之。襄子曰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！且智伯亡，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！”卒释去之。

居顷之，豫让又漆身为厉，吞炭为哑，使形状不可知；行乞于市，其妻不识也。

行见其友，其友识之，曰：“汝非豫让耶？”曰：“我是也！”其友为泣，曰：“以子之才，委质而臣事襄子，襄子

凡漆有毒，近之多患疮肿，若癰病然。厉和癰声相近，古多假厉为癰。

委质的质，读去声，和贄字一样的解释，指初次拜见尊长所送的礼物。古时卑幼见长上时，应呈上进见的礼物；臣下初次见君，也是如此。

必近幸子，近幸子，乃为所欲，顾不易邪？何必残身苦形，欲以求报襄子，不亦难乎？”豫让曰：“既已委质臣事人，而求杀之，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。且吾所为者极难耳！然所以为此者，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。”

既去。顷之，襄子当出；豫让伏于所当过之桥下襄子至桥，马惊。襄子曰：“此必是豫让也。”使人问之，果豫让也。于是襄子乃数豫让曰：“子不尝事范、中行氏乎？智伯尽灭之，而子不为报仇，而反委质臣于智伯。智伯亦已死矣，而子独何以为之报仇之深也？”

豫让曰：“臣事范、中行氏，范、中行氏皆众人遇我，我故众人报之。至于智伯，国土遇我，我故国土报之。”

襄子喟然叹息而泣曰：“嗟乎，豫子！子之为智伯，名既成矣；而寡人赦子，亦已足矣。子其自为计！寡人不复释子！”使兵围之。

豫让曰：“臣闻明主不掩人之美，而忠臣有死名之义。前君已宽赦臣，天下莫不称君之贤。今日之事，臣固伏诛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，以致报仇之意，则虽死不恨，非所敢望也。敢布腹心。”

于是襄子大义之，乃使使持衣与豫让。豫让拔剑，三跃而击之，曰：“吾可以下报智伯矣！”送伏剑自杀。

死之日。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。

豫让，他出身在晋国，起初做过范、中行家的家臣，默默无闻。不久，离开了，转到智伯家里去，担任些职务，智伯倒很器重他，优待他。

范、中行氏都是晋国的世家，智氏和中行氏本来是同族，都姓荀。

后来智伯和赵国主襄子不和，起兵去攻打他，襄子抵不

住，暗中和韩国、魏国联合起来，定下计策，竟把智家灭掉；同时将他所有的土地彼此瓜分了。

赵、韩、魏都是晋国的世家，后来逐渐强大，吞灭了晋国，自己称为诸侯。但此时晋君还在，这三家也还没有立在诸侯的地位，不过在晋国中，俨然像三个小国罢了。

赵襄子因为智伯欺侮他太狠了，心中怀恨不忘，还拿了智伯的头壳，加上漆，做他的酒器

那时豫让逃了出来，躲在深山之中，叹息说道：“男子汉为什么要尽忠？就为着有人赏识他；妇人为什么要装饰？就为着有人喜欢她。智伯是很晓得我的，我一定要替他报仇，拼着我的命来报答他。我死了，我的灵魂也对得起我自己。”

从此就换了名，改了姓，扮做一个罪犯，到赵家，替他粉刷茅厕。身上藏着小刺刀，预备撞见襄子，即时动手。

有一天，襄子要上茅厕，忽然心上觉得不好，就把那做粉刷匠的罪犯拿来审问，才知道他是豫让。搜他的身上，藏着凶器，说是要替智伯报仇。

一班随从的人，声势汹汹，就要杀他。

襄子急忙止住道：“做不得！他是个义人！我小心些，躲过他就是了。智伯全家死难，没有留下一个人，他的旧臣，还想出来替他报仇，这可算得是个世界上的豪杰了！”

终究放走了他。

过了片时，豫让又换了一个方法，拿漆来涂在身上，扮作长着疥疮的模样，还恐怕声音被人听出来，又吃上许多的炭，将嗓子变哑了，好叫人辨别不出。他在街上要饭，他的妻子撞见他，居然没有招呼。

走了一程，遇着他一个朋友。

那人仔细一看，问道：“你不是豫让么？”

他答道：“是的呀！”